

孫徵君日譜錄存

孫徵日譜錄存卷之十五

順治十八年辛丑七十八歲

正月

後學

通州唐武步王

桂校訂

初一日

益孫致其孫金

錢十二 卷對

紀善一則 李五子家傭僕也性強暴時觸忤其母

兄且毆其同儕予嘗戒告之自舊歲其母病忽發

一善念曰我何以報吾母對神明立誓刻左脇肉

一片以啖母母疾瘳予酒食之以嘉其改過今歲

終忽其其於母如何姻友李霞表曰五更有進

焉聞其拾遺衣覓其人還之以一念之孝充之而

無念不善五豈一愚人也哉予曰夫婦之恩可以與知與能正是滿街皆聖人樣子五真不失其愚人之心也哉予即名五爲武爲其爲義之勇也入取節錄續集

初二日

孫雅子再從子也素遊關不甚務本分隨予蘇門十年矣馬構斯欲適陝西之醴縣歸其妻視難得伴孫雅願往而牽於其稚弱子代爲撫之飲以三大觥壯其行間關七千里險阻崎嶇慮盡艱苦五閱月始也構斯隸居二十餘年苦心極慮得

完此事
成此業者推雅也

初四日

再答戴巖峰 來書以閑邪存誠相質足見獨得關
鍵某敢不略盡其愚夫誠合下渾然不存自存天
之事也閑邪存誠以人復天誠之者事大易閑邪
以存誠即所謂去人欲而存天理也人欲去一分
天理自復一分人欲盡去天理全復矣得力處以
在閑邪孔子之改過徙義顏子之不貲不遷曾子
之戒欺求慊子思之不疚無惡孟子之集義慊心
總之一閑邪而已其著落在庸德庸言其功夫在

學問思辨德成之後溥而化善成而不伐未成之
先不知幾多因勉由愧悔而憤發鼓風雷之益見
天地之心立地便能超凡入聖堯舜湯文孔顏思
孟以迄周程諸大儒總是一箇功夫天地古今一
誠流貫原無封畛無悖違只有一邪以障之舉足
成迷骨肉相殘矣閑之熟外邪不能入內邪不得
起成性存存仍噓天地古今於太和元氣之間所
謂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初七日

東郭公望

昨所商明文三大篇田華老令其掌

始知卧碑一記非高皇筆也社翁再於皇
寶之中另錄一二首有關聖學者以示嗚嚙望
雅
勞又錄也

初八日

跋胡葵衷書後 馬生自平涼攜來葵衷父子手書
故人情深恍如覩面因憶公當甲申後令容子時
山居三年不入城謁官府公不督其疎違而嚮予
益切警策馬攜壺榼過草廬爲竟日驢且令其二
子大宣大廷婿董蘊生徒步視予未幾內轎輦上
貴人有詢及予欲攜之出公曰渠出未必能爲當

日重渠不出乃能令爲奕世重我世不能自重願
欲強人耶古人重知己之言子何能忘情於公也
公子大定成進士修舊好益殷公風流蘊藉令容
多惠政人思之于與公塵外交其寄思當不與容
士人等公名廷佐大定公仲子也

初九日

客有謂孫少師六載當闢而功不成相業無足觀且
其詩說書亦不中理余曰如子之持論如何
能論廿一史評三千餘年來人物得失武侯不能
滅魏其相業遂不足觀耶天之所與人不得而廢

之是安可以成敗論英雄試觀少師當日未嘗
之前是如何光景當關之日是如何光景去關之
後又是如何光景其處之輕重緩急不問可知黃
皓不疑武侯魏忠賢不能忘情於少師也且執忠
賢以殺少師者實有其人清君側之議起少師不
死於忠賢亦幸矣六載禦強敵拓地四百餘里恢
復五大城七十二堡節省內帑金錢數百萬其勞
績有二祖列宗鑒之悠悠之口奚足問耶少師生
平能知人而不善爲人知殆是其才太盛喜作快
意語故招忌耳元老鄉居舉家殉義節烈尤足觀

耀千古經濟素嫻詩文甚富海內當有定評少師
嘗以漢武侯成敗利鈍非所逆睹唐晉國生老病
死時至則行自况余亦以爲然非大言而無當也

十一日

聖學錄序 三代以前治統卽道統也三代以後有
治統而無道統道統於是乎歸之於儒韓子愈原
道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
湯文周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周程
張朱乃所以傳孔孟者也遷及於明薛子瑄陳子
獻章王子守仁其最著已如鄒守益羅洪先顧憲

成馮從吾皆醜儒邇其淵淵蓋緣明二祖列宗心
學之密直接一中之傳真以身行道於天下者也
恐世遠言湮懼其久而或晦凡闕於道統者輯爲
一帙名爲聖學錄使列聖之精神炳如日星後之
學者知諸儒之興起由作君作師之鈞陶其所繫
豈淺鮮哉尼山之纂修憲章爲大程朱之傳註表
章爲先某衰年寡識敢曰表章前聖然賴天之靈
苟安即整一日不死一日不敢謂無事自辛丑元
日焚香手錄共得若干首末附臆測以俟後之君
子考衷焉

十四日

爲孫太傅愷陽先生作誌銘

至十七日稿成人歲寒二集

十八日

簡劉少傅

諸郎君美質靈心乘未經物誘得良師

友提誨壹意讀書此便是老親翁第一福德事登

密諸同人邀弟遊嵩少■老亦望過其家短筇不

覺勃然欲鼓果能有此行歸當入沐花外小車或

亦勞君實先生高閣之望乎

二十日

寄鄒孟嘉

言別十五載手字寄到者三庚子冬

困懷惻殊不忍讀迤南北同人爲僕惠屏即嘔之
列尊名晨昏相對也憶滬城聚首時及張別山後
讀明季遺聞與瞿公式親同死偉哉烈丈夫可
稱知人矣僕來蘇門十二年賴天之靈既不墮
溝壑然不敢廢讀書輯有十餘種長男守墳墓餘
皆相從在此目前孫九人曾孫二爲耕爲讀不敢
墮落外無可爲知已道者

二十一日

入城諸友延款二十四日晚歸

二十六日

見得五經四書是菽粟布帛便是聖學道不可須臾
離真如著衣吃飯不以飢渴害心不以縕敝爲恥
非大得力於經書者不能土不明經書之旨便讀
非聖之書欲道與俗美必不得之數也

自孔子以後道統在儒雖曰絃誦詩書似乏兼善然
素王當年與顏曾由賜諸賢所講求乎天德王道
功垂萬世人謂厄孔子於春秋之世不知天不生
仲尼萬古如長夜則天之所以通孔子者正別有
在故曰賢於堯舜

唐虞三代之治以敬德爲誠民之本以誠民爲事天

之實帝曰天雖高所鑿甚迥鬼神雖幽所臨則顯
蓋真知天人之理不二而誠敬中存唐虞三代之
治統在是道統亦卽在是稍以私欲間之則怠心
生而僞念起欲以對越上帝道無餘矣

聖學錄

人主一心日與天地庶務相酬酢原無一刻不相流
貫其不流貫者私欲間隔心遂放而不存帝以觀
心名亭其存而不放者乎人心危而道心微虞廷
已慮心之易放而難收矣御慮凝神精一不二此
方是學問求放心之道

聖學錄

二十七日

聖人之學以天爲準只此一句是何等識見天命不
已文德之純亦不已文與天有二乎天地之造博
厚高明至誠之博厚配地高明配天至誠與天地
有二乎學不以天爲準皆其志滿量狹意矜之病

聖學錄

大學平天下在用人理財而人土財用之集總歸於
有德三代盛王之治皆本於此不本於德而別求
治法則權謀耳術數耳終苟道也孟子曰以德行
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此高帝太宗之所以選席

於我太祖也

聖學錄

人與道統之此心也一念清明不爲情欲所乘則道
心也一念昏濁偶爲情欲所牽則人心也修而人
修而道總此心之變換倚伏非另有一心代此一
心也故道在惟精精則一矣一者只理氣至公純
無私欲之蔽而已矣心箴觀心二則是聖學之統
領處 聖學錄

聖人篤於仁親親仁民愛物仁自不妨息賢者不
智保身保家保國智自無姦欺姑息之仁好仁不
好學者也姦欺之智好智不好學者也禍身之蔽
則更烈矣高皇所以痛哭舞智之人 聖學錄

以心爲天便是妄心利仁之事

聖學錄

忠矣仁未知况小忠乎義自非小節禮自非足恭苛
察反害智不貞之諫反害信此見高皇大規模真

學術

聖學錄

二十八日

責而不驕逸而能勞是謂天道下濟人道克敏高皇

惓惓於此令諸王步圖同是一篇無逸文字與姬

公告成王千古合符

聖學錄

從來明聖之君未有不敷求哲人俾輔後嗣後嗣之
賢與輔後嗣者之賢皆統於垂裕者之一念高皇

論厚吉之言字字真切

聖學錄

家庭父子之言著一毫粉飾不得不能對妻子必不能對官僚此可想我朝家法

聖學錄

和者業之所由生然和須從敬出故曰禮以道教樂以宣和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也高皇其知禮樂之本乎

聖學錄

鄉飲之禮其義至重家識廉恥人知禮讓所謂人人親長而天下平故孔子曰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高皇認得王道在此即卑邇即高遠即日用即性命唐虞揖讓三杯酒湯武征誅一局棋

聖學錄

二十九日

復馮敦如名鑑通州人新春忽接手教若點芝眉再

讀與異幹書親翁之肝腸氣誼宛在目中矣憶昔
年與華午象九周旋時得聞海內英人偉士自華
午輩輕用其死而同人亦漸次凋落獨幸異幹艱
危患難而志不灰即負薪不忘讀書可謂善處憂
患矣華午有子哉僕既喜華午有子今復喜華午
有友趙氏孤兒夫復何慮聞親翁客居慶雲慶雲
主人昔年得之象九華午王護輩甚悉迺斗南復
亟稱之從古英人偉士未有不擇所因者敬方歸

迫草復不盡

禮者天理之節文所以美教化而定民志故三王不異禮而洎自周末文勝而漸趨於靡遂有以爲禮者忠信之薄而僞之首也夫僞豈禮哉敦厚以崇禮家庭與朝廷無異上古與叔季無異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高皇稽古之意深矣

聖學錄

二月

初一日

靜虛二字是聖學主腦其不能靜者物欲擾之也如何能虛中觀理須正心後始有此光景

隨時從道便是變通不失其正其作用全在內君子
而外小人

初二日

孝陶之陳謨也大旨_三在知人安民而知人安民正嗣
德之事人何時知得盡民何時安得盡自無耽樂
逸豫之時三聖人立言雖各有所重對症而發然
同條共貫御只是一事只是一心故曰吾道一以
貫之

敬者存而不放一者純而不雜敬以一之間虞廷惟
精惟一之旨視聽言動四箴皆所謂存而不放者

也功夫全在敬上用。到一時則成性存存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性之者存無可存者也。身之者存而不放者也。皆要歸到無雜處。肅皇實體力行。惜輔臣瑰未嘗學問不能開張聖德。惡能與西山真氏同日而並語哉。

二祖列宗在位長久者皆有寶訓垂裕後昆。故明代家法獨善。家法由身範身範係心型。紹庭敬止日慎一日。此祖宗德澤之所以延法度之所以守道恒於斯。

神宗寶訓二序。肅皇猶未親覩顏色。莊皇則所日

侍膝下者其二垂衣端拱雅尚恭默故精神性術
之蘊不可悉得而窺乃暮年一意靜攝停外廷不
及聞不及見徒多方控揣竟不可得其端倪倘亦
雅尚恭默之意乎疑廢政而政未嘗廢疑廢學而
學未嘗廢亦神矣哉

初三日

政治得失人才忠邪統業興替總係於理欲消長故
大人不在人非政間而獨務格其非心莊皇法古
帝王講明正學不知當日承旨諸臣何以輔成君

德

莊皇慨然以崇道興學自在而曰學校之設以明人倫五倫之道根於性命推極其用則化成天下二帝三王之治總不外此莊皇無令唐虞三代得專其美亦只是從此做去無他道也真學術真事功原極平實易簡

初四日

贈別馬習仲

有序

習仲從遊二十年矣凡予所經歷

棲息之處習仲無不過而問焉予南來送別祁陽倏逾十載今復跡予蘇門靜穆之氣令我意消臨路賦此 閉戶嘗嗟我臨流每憶君十年釗如合

數夕袂還分易識初弦月琴調未散雲起予欣有
藉真惜雁書聞

初五日

與習仲語二則 人生自幼而壯而老謂無一事違
錯無一念夾襍此皆作大言以欺人之語孔聖人
未五十不敢言知命未四十不敢言不惑未三十
不敢言立况在他人人心危而道心微自虞廷授
受不過嚴人心之防而已陰陽理欲並域而藏感
衰起滅轉換無停大約孤陽不敵羣陰一理不勝
衆欲所以云人心危而道心微也生安不廢學利

成性存存一亦須精學利之人存而不去困勉工
夫去而存存而去不知幾經動忍始得真性出頭
我輩今日只是要知悔過遷善自謂無過者皆所
謂將就冒認到底無到家之日耳 自孔子而後
道統歸儒顏曾思孟周程張朱九人而已周之前
江都河汾昌黎不與焉予謂三子者衍學脈而傳
世系厥功不小朱陸以異同爭席陸不與焉予謂
孟子叙道統聞之者一人見之者二二正慮其見
之或有偏致聞之者之失中也朱之道問學自不
離尊德性陸之尊德性亦豈能離道問學有聞之

者起正好借之爲見知耳薛文清陳白沙王陽明
皆大儒楊慈湖以傳象山失象山王龍溪以傳陽
明失陽明其流弊不可不防海門近溪與慈湖龍
谿一派我輩談學義利之戒宜嚴儒釋之辨當早
一入歧路便難回車羅念菴顧涇陽其說不悞人
諸家不及悉舉讀者須以孔孟之旨折衷諸儒之
論則庶幾矣

初六日

問仁人享帝孝子享親是如何徵應曰享帝而帝儼
然臨之享親而親儼然臨之是就仁人孝子祭祀

時之誠敬言然其能享帝者是惟仁人合四方萬國之和氣以昭事上帝而上帝豈有不昭格者乎其能享親者是惟孝子合子孫族屬之雍睦以對越親心而親心豈有不欣慰者乎若民情離散子孫乖忤天地祖宗有餘恫矣其何以享

初七日

梁如星方伯云亡之日已九十矣予與同社六十年不及憑棺弔以詩 賦目驚心時日非我南君北兩情違云亡九十復何恨况是全身得所歸 方伯歸來二十年槽頭乏酒杖無錢一朝捐館不成

歿墜地赤身去復然 十年相別悵難羣猶幸鄉
音不斷聞千里欲將鷄絮意蘇山明月百泉雲

初八日

送別習仲 與習仲別十二年矣其來也踴躍以迎
其去也徘徊而眷戀焉蓋情各有所獨至也情有
所獨至正不必顯然相對而當猛以自勉因握手
而與之言曰學與誨非一事也不厭不倦非兩心
也於已爲不厭者於人自不倦於人爲不倦者於
已自無厭孔聖人一生無時而不學何嘗厭無行
而不與何嘗倦我輩當道喪學荒之日斷不肯然

忽歲月暴棄自甘而無提掇鼓舞人之精神待人
提掇待人鼓舞是豈不待教之豪傑肝衡當世孰
爲先覺然血氣各具孰無心知因人開導隨事發
揮固無往而非可教之人無感而非可動之聽也
是在吾友加之意耳從來熱心男子亦多冷面蓋
爲世間人足當吾尊嘉者原少殊少一段容衆矜
不能之意不知道物以栽培爲心吾儒之隨時利
濟一民一物一草一木皆事功也天地萬物原屬
一體往古來今原是一家誰是可棄之胞與之外
乎氣運升沉世道治亂皆古今日用飲食之常聖

賢豪傑逸處其中自有隨時恰當之理所謂飲食
而知味之人耳僕既不願吾友之過冷亦不願吾
友之太熱以此爲學而已矣

初十日

書經近指於是日韓起

三月

初二日

與賈燕子

前月十八日
同庚密親至

爾承母命來慰我別後思惟

十有三載念之欲奔相對數夕晨喜爾有遠志

共期嵩少遊山水開明慧人老惜別離病夫猶健

傳

與鹿密觀 執友雖云亡靈氣未嘗滅交道重生平
有裏魂夢結喜爾千里至中夜語不竭因念子一
身七世儼在列萬事舌尚存十秋心未折

初三日

韓子新來迎作蒿少之遊適郭公望逸賞紅梅期以
越三日往


初四日

抵新鄉望兒尙兒淫孫隨行是日許太公壽席間
修武范有道邀過其家

初五日

賞梅詩 梅花如高人幽韻誰其識飽歷霜與雪氣
化不能蝕所友竹并松三君同一德松竹僅不凋
獨梅愈奇特素姿夔夔有盟此更留春色人謂花之
魁我云人之則凡物總天生靈蠢各自得濟者賞
其清隱亦從其隱我意孟襄陽斯義應不惑

初六日

公望謂程朱生於宋而宋未得享理學之報至於明
乃  余曰偽學有禁人日在湯火中斯文之厄
塞極矣明列聖表章程朱諸大儒故明儒蔚起

作君作師者開導之功也

鹿密觀賈燕子馬構斯同過新編鹿賈渡河謂之日
爾晤少傳倘問余過汴之日第三小車花外難以
預期高閣林中漫勞廢望

構斯歸夏峯謂之日爾不睹縉紳其意足嘉也但不
可存厭薄縉紳之念天下大矣古今何限各行其
志而已矣

初七日

寄奏兒 高賓皇素字與崔大醜我已諾之倘過而
問焉爾不妨寫一字云我與博雅俱出門賓老非

抽豐容也故人相訪不難應酬我正不欲以難應
酬者強太醜耳友郭兄弟離家讀書勉之勿廢業
并以語尙雅共爲勉之

晚抵獲嘉賀蓬僊下榻雲宿樓

初八日

贈蓬僊 偶起山遊興多因友誼深入門規靜氣接
語見冲襟自是名賢尤應無薄俗侵與君敦世好
掃榻待幽尋

謁賀景瞻先生祠 先生烈節壯山河繪得鬚眉生
氣多猶有百門烟雨好一當蘋藻一悲歌 馬鬣

封高日月沉春秋誰復解知音拜公畏說甲申事
悲燭當年故國心

讀景瞻先生遺稿數種題其後 遺稿八種曰經史
致曲耕餘漫紀漫紀者亦史之類也古事今事雜
有之四書八卦則孔孟義文諸大聖人之微言耳
三世逸事不忘祖先守令紀過追思往事可恨人
闡幽抉隱多前人未發柏園初草則生平文集也
稿俱係手書孫蓬僊謂不能授梓余曰正不必早
出因爲一絕云 無語不開創天生此異人應知

百世後光彩

新

題景瞻先生畫像贊 其貌蒼然其神穆然大節所
在令人凜然孔之成仁孟之取義先生先得其同
然君子謂先生借妻妾之死視城破君亡不得不
死者更覺其神閒而氣定也誠然誠然

初九日

題雲宿樓額 雲宿樓取淵明白雲宿簷端之意人
或謂其樓之高而雲來宿愚意殊不然賀子開靜
不染世氛翩翩乎與孤雲來往且余偶攜二三子
以雲水無心而信宿於此故因其索額而題之
贈賀遵易遜僊叔姪 達朝識二仄和齋滋芝眉先

德於斯見醕風應可効

寄李霞表 出門已六日尙淹留獲嘉主人之賢可

知或亦景瞻先生靈爽者戀故假風雨爲遮留固
得讀其遺文題其遺像耳昨諭教澤施於兩河之
間弟愧非其人然亦不敢不勉此番同行者有父
子焉有祖孫焉有兄弟焉有叔姪焉有師徒焉有
朋友焉誰人可容恣肆無行不與當奉教旨而往

初十日

與蓬僊曰連日讀先生遺稿直抒胸臆多前人未發
不顧俗眼即犯諸大儒之忌亦所不恤如此立言

真所謂豪傑之士但不必句句字字以聖賢之道
律之如律以聖賢之蹊徑則夫豪傑之面目真豪
傑須是古之狂狷可與入道不必定襲中行之迹
也即如先生借妻妾殉義此便是豪傑之事而非
中庸之行身爲外吏旣已解組歸田無職守又乏
血尤遯跡深林徐觀世變何不可者必欲全節便
成蹈白刃之士矣說者曰此時不立決稍一錯足
遂成墮落悔何可追先生以早自裁而心始安心
安處卽仁也便是以豪傑而成聖賢者也諸種書
各有小疵俱不必諱便千載後人識此豪傑之真

面日

晚抵水寨

宋搗之下榻貽贈 百泉攜手十年餘君老烟霞我
老漁此日尋山兼問友小車花外到仙居 恰喜
逢君大道傍先歸作黍徑登牀古人風味今猶在
元直重來自不妨

十一日

遊妙勝村東岳行宮宮在晉以前規模極大非數萬
金不能舉幾廢幾興土人正在修葺漫爲一絕

從古泰山屬東嶽何事行宮遍處遊糜費金錢已

數萬愚民剝肉尙重修

十二日

余登車玉瑛請於其祖送七十里至張相贈以詩

英標未受世緣侵語自心生感槩深數夕追隨無
限意此風好向古人尋

午渡沁河

晚抵張相二童子來提詢之知爲玉瑛弟也入夜玉
瑛亦至殷殷止宿昔猶有心今成無意爲一絕遺
之來時道上逢伊祖去後停車復遇孫自是於
君有夙好殷殷止宿盡諸昆

十三日

臨行題壁一聯留以致主人 主賢未敢輕題鳳客
腐須知是好龍

午后遇古澗寺鄉僧出菓茶相餽

薄暮抵單懷顧伯玉掃城南村聖待予沈禹錫亦攜
尊至 單懷夙有約二仲已心盟顧氏父子間沈
也難弟兄嶽嶽振薄俗嚶嚶求友聲家學迥有本
令嗣羨崢嶸我爲看山來多君善氣迎再拜各致
辭懽然非世情此中有先正許何先後鳴漫謂鄉
國士派衍尼山清山以玉增澗地因人傑名丈夫

慎遠圖流浪不須驚

十四日

謁許文正公祠 先生當元季仕元欲變夷無端謹
跡者請讀柏齋辭

謁韓文公祠 世僅賞其文誰知人所係學荒道喪
後砥柱功難計

顧伯玉兩子五孫沈禹錫五子各出相見聰慧可愛
謂之曰從來言治統道統莫不駭爲神奇高遠之
事不知總只在父慈子孝兄弟恭上蓋天下最
神遠之事正從最平易中做出人人親其親長其

長而天下平此治統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此
道統也故曰天德王道一而已矣

郭九如率門人鍾國士楊駿聲等索錄近指

十五日

盟雲字說 子新每向余談九如誠樸士余心嚮之
迄相接九如益嚮余甚班荆而語亶亶不倦且質
其素所疑義數則恍然如有當也因請予爲易其
字疑其於己之名未協蓋陰以示嚮余之意云爾
余號之以盟雲取放翁詩義謂雲本無心出而怡
悅或矯如羣龍或乘如孤鶴卷舒去來政不必有

心蓋謂九如遺際屯蹇方可以與雲相友耳從舊
從新不妨兩存之

蚤飯後借伯玉禹錫諸人遊村南園園爲張樹端所
闢之地竹木翳鬱花石明煇每至一區談對者久
之不必慨想武陵桃源也爾莫二仲攜尊過復園
主人爲楊孝廉發伯奇宦異卉多未經見酌於止
亭酒盡沾村醴羅之八十歲不解飲之人忽不自
覺有酒腸也欲借二三子聯詩紀勝地勝遊迫於

臨路聊志其槩

盈鶴說 塵網苦人人亦安於所苦無能爲脫離之

計向平婚嫁事畢爲五岳之遊達者猶咎其見事
之晚余謂婚嫁畢終身桎梏於塵網之中者此比
而是能如鶴之高翔於九天之上者誰其人哉伯
玉年過六十清襟雅韻領袖一方其意致曠遠惟
鶴似之不必五岳之遊而日日在青山白石間伯
玉似鶴耶鶴似伯玉耶因踵九如請易字而字之
以雙鶴

盟岳說 余來河朔十三年衰病侵尋未能一問嵩
嶽之勝余之遠愧向子可見辛丑春始力疾一逞
過覃懷與禹錫相見於孤村古道之傍尊酒相看

肝腸若鑿子與禹錫蓋相盟之以嶽也禹錫以名家子讀書課子兄弟嚶鳴非所敬事之人不輕交接古稱甯謚目守山立不移者皆所謂豪傑之士禹錫之爲禹錫蓋亦盟之以嶽也子因以盟嶽二字贈之倘他日再有山遊之興尙望盟嶽有以進我以匡衰年所不逮也君弟雲門歸幸出此言質之西望有二嶽知余心之所期

十六日

顧伯玉率子若孫送郊外九如以病遣姪瓚同朱與尤獻構傳相送

晚抵溝村

訪喬遙集村居 短筇斜日共追尋
客到知不避竹 林過豫十年求識面
登堂此夕即論心 魯齋行道誰能續
文靖潛身好獨任 已分入山置理亂
匣琴應自有知音

十七日

抵孟縣訪薛行屋宗伯 我生當六十時運值其否
豈不謀保足飄忽無所止 垂老輕去鄉百門有山
水臥我百尺樓恍焉閱噓肯因思即次安實出先
生指林壑縱樵漁耕鑿及孫子過從羨古人荀陳

尚可擬靈靈夏峯雲至今紀職孰揣幼一登堂遙
來山氣紫嶺然今昔情俯仰寸心裏春風動四隅
三樂傳清史

下榻翁園

謁舊容城令君薛夫子祠

有引

某不肖髫年受知白

首無成因故園喪亂飄泊蘇門密邇夫子之鄉敬
率子若孫來拜其祠里言一章聊當蘋藻之薦

解組歸來六十年千秋遺愛白碑傳鄉廬尙記攀
轅日衰老猶思納履蒔葑茂遠流風徵牧豎家餘積
慶見曾元拜祠仍愧頭顱舊辜負垂髫國士緣

十八日

主人兩弟懸谷季立姪芝蓼來拜各投請啟

孟縣廣文胡

名映來昭 舞陽人

十九日

主人暨弟姪次第設席予力辭之皆就翁園相款

二十日

麗香亭牡丹欲放 過眼海棠成爛漫牡丹欲放且

含香世間美事方與日好留餘味到斜陽

二十一日

贈任太行苗實甫二孝廉 翁園春正好一徑富登

臨有三能投轄逢君便入林讀書饒獨解避俗得
同心幾夜山城月依依坐竹陰

許蘭陵自鄜州歸過孟縣聞余至雨中見訪於翕園
寄蜀中方伯楊猶龍 客臘伯嚴自甯夏歸得悉近
况蜀道之難如登天而山川景物應自不同老親
翁從來胸中眼底不與尋常人爲緣繼少陵之響
當不讓他人矣適值許蘭老往蜀附此佈意又名
山令王應允其祖係弟庚子同譜令修世好甚篤
今天涯薄宦得借福蔭便屬奇緣臺仁或不吝一

慈渡也

再答蘭陵 弟從來不作固辭語至郟延清况而以
衣贈故人實不敢承辱手教諳切使乎再三致主
人之命又不敢堅辭以負知己也即佩服之拜仁
人之賜

二十二日

問夫子之文章一節文章性道何以分也曰文章性
道正不容分之爲二文章乃所以傳性道者也文
章離性道何以爲文章在人見之爲文章在夫子
語言文字動靜飲食總之皆性道之流行所謂無
行而不與也第教不容躐等在顏曾則文章即性

道其餘則文章仍是文章性道仍是性道子貢此
時謂文章可聞言性言天道不可聞已恍然有聞
於性道矣請申言文章性道合一之旨斐然成章
之謂文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文章在此
性道即在此加父子兄弟君臣朋友夫婦此皆天
之敘天之秩文章在此性道即在此風雨日星天
之文章而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即在此孔夫子一
生在下學做工夫下學處皆文章也下學處便與
天命相流通欲分之而不容分欲合之而不待合
則有盛饌必變色而作應如何解曰若專爲答主人

之敬是教人以奢也夫子既食水飲樂在其中盛饌自非其心之所好變色者不安之意飲食之人於此窺人之敬不敬知味之人於此正有不安於心者飢渴害心飲食之關係非小不可不慎

公路索書 予三年前知督亢有張公路也迄過翁圍公路在焉靜氣相對言動不苟於心器之公路爲大來公季子其父兄皆相繼棄世公路獨立孤行所得於動忍者已多矣一夕過于楊前索一言爲指示子謂麗澤之益須借朋友公路因舉其素所交者三人曰某某某予曰一人知已足不恨况

乎得三公路曰更有所師事者三人曰鳳歷曰祥
字曰悔菴三先生者皆雅意相成予小子殊愧無
可爲不受之地余聞而喜與公路曰悔菴學力已
裕素借起余祥字思難相依雅稱韻士鳳歷亦六
十年前班荆而語之人君能親師取友於此又何
須腐儒之饒舌哉幸歸以語之聊當筒寄

二十三日

宗伯先生弟懸谷季立姪芝裘三君子次第移尊就
饗翁園口占以贈 七十八年旅病身何來晨夕
得相親穿林借榻留雲久隔屋攜尊坐月頻好客

如君應是癖愛山似我未爲翁
翁園此日傳佳事

雁影踏舞大椿

翁園得晤仲荷叔芬子實諳昆仲兼讀其羣唱集近
詩偶成二絕 十畝花陰曲徑中
翁園有客坐松
風人間緣野尋常見此地爭傳是晉公 宗伯家
風迴不羣英英綵筆更能文中原今日論風雅自
是趨庭有異聞

二十四日

東魯王垂生多藝能予與之晤於翁園者數日每飯
後輒先去坐莫窺其意任太行孝廉獨曰垂生謹

厚人也自謂少讀書於先生長者前懼有違言
失禮處故避之耳予曰遊公卿之門而不借公卿
色此非技藝人也太行曰不獨此垂生技多巧而
不自炫其技且人多逐利而彼絕口不言予曰此
技而進於道者也學道之人一言利便成技藝之
人技藝之人不言利便成學道之人何技之非道
耶太行請書此語以遺之

單棲李世白妻司氏歸李三年李病死氏年十九哀
毀臨穴先入恸一小時父母強之出既掩婦復去
以手跑土數尺欲殉姑曳之歸甫三日自縊弟以

詩 覃懷有烈婦皎皎女中傑三載紀于歸夫死
求同穴姑也曳之出穿土指流血溫語慰姑嫜相
從志已決閉戶即投繯滄桑三日別嗟此小戶女
網常千古揭強生非所安得死乃相悅取義與成
仁端爲委佩設婦豈事詩書賦性原貞潔誰云死
不難纜指成差跌義然如執人尙自稱明哲

二十五日

淮上孫常卿贈我長篇訓此 支笻過河陽翁園逢
良友贈我三百言寸心幾欲嘔余也燕腐儒承此
顏爲忤謀生亂世難聞君有老母詩以窮愁工尙

憶虞卿叟

子新於五日前先歸登封令阮節菴遣僕馬來迎子
因憊不能遠涉且主人纔眷令望兒尙兒往以報
彼中同人相望之意因憶湛甘泉王龍谿皆以八
十餘歲出遊不倦予未免譏此二老

二十六日

王方侯相招方侯舊臨城令予謂之曰世法凡宦於
其鄉者通省皆稱父母此從什籍起見原非論交
情也君既歸田我乃野客聲氣之合或不必循凡
故套耳

望嵩三絕 嵩嶽依稀百里間
殘年臨路嘆艱關
不才自顧非聞道
坐廢中途只等閒
同人有約幾多時
雲裏遙知拄杖藜
不是山靈迴俗駕
出來緣淺路偏歧
臥遊應待兩兒還
又得翕園數日閒
垂老交游餘幾輩
青溪白石自成班

二十七日

簡王子君苞

自引

余過翕園君苞王子先在憶其大

父事聖公云亡更憫其父續美君
抗逆闖權慘禍
因爲此句 上谷饒英俊
君家豈俗流
斐然看後起
卓爾映前修
茹淡貧知美
讀書靜自幽
漫嗟生

事薄豎祖有貽謀 何堪憶爾父大義揭千秋京
國一朝陷郡城七日留項強不屈膝禍慘竟懸頭
自是青天鑒應憐白骨收

貽丁生爾亭 王汝止說學有樵人竊聽久而悅之
忽歌曰離山十里柴在家裏離山一里柴在山裏
汝止聞而謂門弟子曰樵子其聞道乎此所謂滿
街皆聖人也夫聖凡同此心耳存之爲君子去之
爲庶民固不論富貴與貧賤也無處非禮無處非
仁存者存此去者去此存此者無違禮無違仁去
此者無一是禮無一是仁非行不存不存焉能行

柴在家裏行之也柴在山裏未嘗行也樵子其聞
道乎子留翁園旬日矣凡相晤者皆欲借一言爲
請益地是懇以子爲學道人也子固懷汝止諸子
豈讓樵子之聞道乎河內一后生嘗過翁園索書
丁之先有漢孝子蘭聞於世夫蘭之所以至今傳
者以其刻木爲親孝足嘉也人孰無親孰不當孝
何獨讓蘭專美前世丁生勉之哉且其鄉有許平
仲能興學化老僧歸俗是亦樵子之聞道也丁生
聞此久矣甯煩子言

翁園午睡 野客淹留春欲盡
翁園花石俱含情
窻靜對潭無語
午枕微風送鳥聲

二十九日

題淵明像贊

此幅薛愚谷從南康柴桑里攜來必
河所本于平生最慕此公因贊云

五

柳先生生來高潔閒靜少言榮利不屑性好讀書
意會心悅撫無絃琴消有情熱詩尿性靈短褐常

結愛菊嗜酒石名醉樂總因時而設不慎不激既

明且哲隱士詩人之目俱不足盡先生之清節先

生其學道而有得於心者耶吾室何得而私之乃

真曠古之豪傑

餘齋說 實甫有齋溲水陳公初名棄餘後許菊溪
去棄字止名餘齋夫棄餘者以人棄我取爲義范
少伯三致千金而散皆用此注此英雄濟世之術
也子憶溲水之意或更有說蓋介然示人以本分
自守不敢一毫求餘於分之外也菊溪之意則謂
眼前無餘地便無以自容留有餘以還造化留有
餘以付兒孫餘正不必棄耳由溲水之說居己以
廉由菊溪之說宅心於厚然廉者涇渭太自分明
或不能厚厚者渾穆不甚別白或不能廉實甫能
兼而取之麗澤之益甯有窮乎行屋薛公有句云

求羊客散三更後，蕉鹿夢回百戰餘。是只以餘字作解，予謂三公皆實甫年友，實甫能自重其所居之齋，三公又能熱縉實甫所居之齋，斗大一室當與隗山頽水俱永。子與實甫翁圖作合，遙望餘齋，不禁神往，漫付數言，聊以當餘齋說。

古詩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此最見道之語。陶云：世短意長，多東坡意。長日月促，皆此意也。這件事看不破，終日營營苟苟，無一刻安閒，亦愚矣哉。昨過一故人，年八十，外子喪，孫未立，土木方興，費既不貲，工難即竣。余謂之曰：待汝經營畢，方思受享。

前此之奔馳計算不遑食不暇寢者不既勞耶因
書以自警并告同人

三十日

偕友訪懸谷出其家醞相款入夜方歸紀此 借客

過清齋數椽容膝爾四壁多規箴總是孝弟旨鳳

毛方五齡日夕娛菽水善氣藹眉端寸心絕無滓

晚仰一室中羲皇儼在咫閒覺世法輕貧知蔬食

美我雖乏酒腸人飲我亦喜嶮巖自物情崎嶇有

安止挑燈入夜歸披衣臥仍起作詩紀主賢悠然

念素履

日譜錄存卷十五終